



水物集

7保4
9.078
/



松濤葉公蒞郟蓋三年而余始蒞休
又二年而公以行取入為計曹主政
初公以補授尚未及期歸里省覲余
得與公周旋少日嘗請所以治郟狀
公授余求芻集余伏讀之然後益歎
公之經術治才信不減兩漢循良也



鄒為秦之大邑其俗勇悍尚氣好告
訐其豪彊武斷其窮弱侮法不循軌
轍凡租賦繇役多違忤不為衆奉公
先是鄒之課積負計且滿萬前令多
坐是罷黜去及公下車政法一持公
廉又察其所苛慝而更除之其所覲

望而興舉之嚴設科防爛然有第糧
里悅服於是爭先輸將恐後又恐以
前所積負累公遷轉各甲皆願為倡
率賠補不啻大家車牛小家擔負已
公臨事吐決機辨若神每審鞠疑獄
片言輒拆服政聲風動兩府皆稱其

賢其得列名入

告宜矣余治休無狀不能望公萬一
何敢與公同膺斯遇豈非得求芻集
之教益者良多哉晉漢人言學術政
事必從守令始守令既得展布有以
自見然後入為服休服采當必有可

觀噫今之守令視漢時之守令其難
易奚翅什伯耶後之仕於郡邑者欲
求治道治法但取是集讀之猶求準
繩於匠氏而問良楛於越人也是為
序

閩西鏞蓮山廖騰燧頓首拜題

求芻集卷一目次

藝文

到任謁城隍文

禱雨東嶽神文

禱雨太白神文

再禱太白神文

禱雨東嶽神文

古郇受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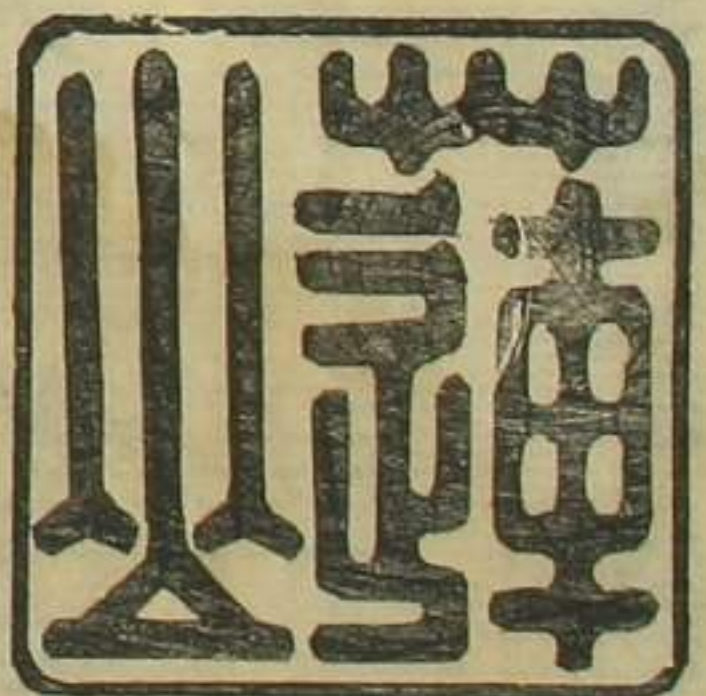
張守先

王鎬

編輯

岳立

李世琦



募修城樓小引

--	--	--	--	--	--	--	--	--	--

求芻集卷二目次

古郁受業 李修純 孟閑
汶瀚 陳二西 編輯
詳文

荒欠積累官民等事

二詳

明正經承冊悞事

二詳

酌撥康熙二十八年等事

詳文目次

詳請修理墩台事

乞賜罷職事

請復進學府額事

大火強盜得財傷主事

二詳

蠶脈滅鎮事

冰雹損傷事

虎噬紅松等事

朋謀扛幫事

霸種屯田隱漏國稅事

盜賣婚姻事

轉賣婚姻事

蠶伯縱勞吞產陷蠶事

逆子殺弟事

圖財殺命事 附移興平關文

夤夜殺傷等事

二詳

土豪假勢賴命磕殺事

詳錄目錄

姦女有孕事

土豪欺良假王毒打事

顛天剪黨靖盜安民事

求芻集卷三目次

古郇受業 王 鎔 荔必蘭 編輯

張廣祚 趙 寧

告諭

宣講鄉約以正人心以厚風俗事

嚴禁刁訟以安民生事

再行勸諭息訟以安本業事

停止詞訟事

註銷自理詞訟事

觀風事

嚴禁賭博以靖地方以安民生事

修復水利事

勸農事

設立坐簿以禁灑派革送謊欠以杜紛更事

嚴禁里什包收錢糧分外勒索以除積弊事

編審爲經等事

革除積弊事

革除官渠採葦陋規事

再申禁約事

再行曉諭以杜僭名影射事

申諭百姓完糧事

曉諭紳衿完糧事

曉諭事

再行勸諭及蚤完糧以免催科事

再申禁約事

糧價騰貴急嚴販運以拯窮民事

禁燒鍋耗糧之源畱有餘不盡之粟以資民食事

嚴禁撒放頭畜以保麥苗事
禁約事

求芻集卷四目次

讞語

謀吞房產事

盜賣庄業朋謀滅門事

欺霸產業事

霸業趕逐事

吞業欺弱事

古郇受業

豆廷葭

樊璉

編輯

屈立

鄧士偉

土豪騙財不償假捏姻事枉誣等事

盜賣活婚事

畧揀畧賣拆婚等事

因姦逆天拐婦事

奸棍作媒事

欺弱霸親事

欺昧婚姻事

翼虎白晝打奪事

霸業欺弱事

祈天急救母命事

撻歿人命事

懇究人命事

乞究女命事

懇天電情事

乘喪盜馬事

通盜劫殺事

霸妻疆子事

羣謀打搶事

簡命來守此土擇於六月十二日上任用是齋心越宿昭告
尊神如不冰競自矢任意貪婪抑或作好作惡殘民以逞
尊神在上實式馮之惟是賦性愚拙或四境之內有利當
興而不知有害當除而弗察伏望神誘其衷默默以告使
無隕越至於陰陽和而雨澤時俾我鄕民大有豐季人無
天扎物無疵癘則晟於尊神亦實有厚望焉謹告

禱雨東嶽神文

竊照惟天愛民故氣數沴厄未嘗不欲扶持而安全之惟
神奉天故水旱災傷未嘗不欲婉轉而拯救之其或守土
匪人以致天怒神譴則水旱之來非天神之不庇乃守土
失人有以致之而然也今晟履任之始正當久旱不雨之
時禾黍焦枯西成失望晟目擊心傷用是齋戒沐浴步禱
於太白神祠歷三日而弗應今移壇於東嶽聖帝尊神之
前仰祈爲民請命立沛甘霖救茲民庶如或晟存心失正
剝民以肥己罔上以行私民之疾苦而不知民之饑寒而

弗恤有一念於茲卽歸咎於晟身固其宐也其於斯民何辜之有而忍降之殃乎雖然尊神保佑一方亦有擁護斯民之責焉今亢暘已極憔悴徧野民之望雨澤於尊神不啻赤子之望乳哺於慈母得之頃刻則生失之頃刻則立斃如此而見其危亾而不之救神必不然惟望尊神大彰慈愛立拯救之斯民幸甚

禱雨太白神文

竊惟雨暘時若乃能百穀用成箕斗期愆詎云三農不害夏無麥矣奚堪秋復無禾嗇於前者猶期或豐於後乃今六七之月旱魃爲災何異三四之間地膚盡赤顧此如墉如垣之粟秀而不實傷哉載芟載柞之民力而不逢向蒙靈應曾救麩麥於什三尚冀神庥大拯烝黎於萬一發棠難再舉顧神慈豈靳焉馮婦不可爲但爲民奚恤也用是虔令湫子叩取仙池伏願霞收霧集大快士婦之思礎潤雲蒸立慰耕鑿之望民則蒙休令實戴德

再禱太白神文
竊惟陰陽雖隔精誠可通神人感名原無二理鄙自三春
以來雨澤不降豆禾既稿麥苗將枯晨以涼德之躬待罪
斯土傷心蒿目蚤夜靡寧夙聞尊神有求輒應遠近懷德
於初二日齋戒虔誠步詣仙山敬求靈水闔邑萬民角崩
稽首夾道恭迎以爲尊神威靈顯赫好生爲心大澤宏敷
在指日矣乃靈湫到壇亦已三日雖蒙少施涓滴未見大
沛汪洋田苗無濟人心愈急謂尊神不應何以昨日雨而
今又雨謂尊神果應何以昨微雨而今又微雨將守土者

再禱太白神文

竊惟陰陽雖隔精誠可通神人感名原無二理鄙自三春
以來雨澤不降豆禾既稿麥苗將枯晨以涼德之躬待罪
斯土傷心蒿目蚤夜靡寧夙聞尊神有求輒應遠近懷德
於初二日齋戒虔誠步詣仙山敬求靈水闔邑萬民角崩
稽首夾道恭迎以爲尊神威靈顯赫好生爲心大澤宏敷
在指日矣乃靈湫到壇亦已三日雖蒙少施涓滴未見大
沛汪洋田苗無濟人心愈急謂尊神不應何以昨日雨而
今又雨謂尊神果應何以昨微雨而今又微雨將守土者

之不職神其弃之歟然而如萬姓之待命何也抑或久亢之餘大澤必需時日然而苗則稿矣救人不能及時將亦繁耳神其忍之歟是不得不大聲疾呼再三哀籲於神前也伏乞尊神宏施膏潤大賜滂沱俾枯苗立起秋禾蚤安守土者幸甚闔邑之民幸甚

禱雨東嶽神文

竊照邑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自三春以來雨澤不降黍禾枯稿秋苗難播人心皇皇衣食何賴晨職司民牧深切隱憂是用虔誠齋戒於某月某日設立壇場屏去輿蓋步行躬禱迄今三日未蒙鑒忱深自悚惕念鄙民自軍興以後十室九空家鮮蓋藏所賴比季雨暘時若南畝順成晨得以撫循噢咻迺亾漸集少有起色皆仗尊神冥冥之中維持默相恩澤甚宏但元氣未復瘡痍未平譬之涸轍之魚方有甦意若遂斬以西江其何能濟是尊神爲惠不卒

而鄮民終無起色也伏望尊神鑒此民瘼立賜滂沱以救
闔邑餘生豈惟鄮民永戴神功卽守土者亦頂恩施於不
朽矣

蘇雨東燂帛文

募修城樓小引

治必有城城必有樓所以資守禦壯形勢爲安民保境之
要者也鄮葢爾邑城小而不完余下車之初見西城樓久
已無存餘皆傾側莫支顧以爾民甫離湯火逃亾未復荒
土未墾思所以招徠而安集之亟與休息爲之革冗費除
錮弊而未皇乃者北樓傾圯已經季餘而東樓又岌岌有
不終日之勢若聽其倒壞而不顧安用此守土者爲要
說者北城上有神爲真武像真武主水鄮形勝北弱而南
疆古人建樓立像於此或以制南方之丙丁使強弱均適

必有深意今自北樓倒後弱者逾弱而真武像露處於風日中季來不雨恒賜得毋職是故耶余雅不欲興作重煩民也今既不得已又萬不能待而或者曰鄒有三鄉舊例鄉任一城其一城則三鄉合之又或者曰東西南為三鄉之任北為軍衛之任而軍衛人又堅辭無是是築舍道旁而迄無成也余令爾土四年茹冰蘖者如一日工程既浩難以獨肩惟捐俸而首倡之助我者毋分鄉里毋分軍民其處鄒治之中皆不得辭其責闔邑紳士者庶慨然樂輸以鞏爾鄒萬季之金湯是則余之所深願而厚望也夫

求芻集

詳文

汪 鏞滋蘭

及門汪 暉景初

海陽葉

晟松濤父著

龐宗泰塔平

技梓

子壻黃石麟仁長

荒欠積累官民激義祈附協納等事

據此查照定例著限考有司之勤惰首嚴錢穀然其間又寬其限分為十分之數現季與舊欠有別經徵接徵帶徵有分不完則有奪俸降級革職之譴完則邀紀錄加級卽

陞之榮而督催之上司卽以州縣官之考成爲考成不啻
既嚴且切矣所以州縣官無有不愛惜功名感勵自奮設
法催徵孜孜不遺餘力以冀催科報最爲自己之功名尙
在後圖而仰副上司督催之力其心更切然必地有人而
糧有戶徵可徵而完可完卽或遲延月日尙冀有清之日
若夫人迹地棄簿有欠數而追比無人欲求清完無欠不
可得矣卑職自本季六月十二日到任接收交代錢糧冊
籍查十九季起至二十四季止積欠纍至四千餘兩及查
簿內俱係空縣欠數究詢其由緣因谷季疊遭兵燹沿山

一帶戶口逃亾彼時卽蒙前

督撫兩部院暨藩憲曾經

委官踏勘明確因申報稍遲獨岐隴等邑得蒙題免而鄜
邑未獲邀

浩蕩之恩遂至節季縣欠如此雖蒙上憲招徠未見復
業但此項積欠銀兩俱關緊要款項如十九季民欠八百
二十兩零除陞任陳令墊賠之外尙欠應解存留鳳翔縣
排夫等項銀七十一兩零二十季民欠八百九十七兩零
除本縣應支外尙欠應解存留裁扣銀八百八十五兩零
二十一季民欠銀七百二十一兩零除本縣應支外尙欠

應解存留裁扣銀七百二十兩零二十二季民欠銀七百
五兩零除本縣應支外尚欠應解存留裁扣銀二百五十
五兩零二十三季民欠銀二百三十八兩零除本縣應支
外尚欠應解站支及排夫等項銀六十八兩零二十四季
民欠銀六百九十八兩零除本縣應支外尚欠應解存留
裁扣銀一百六十三兩零以上諸項萬難容緩日奉 憲
檄嚴催查比之時問諸地則無人問諸人則無戶轉瞬考
成卑職之微名雞肋又何足惜惟 上憲之考成因是而
有累也再四思維黠金無術坐以待命而已茲據闔邑紳

衿糧里具呈咸願急公代納此誠義舉矣是積數則累而
見多分任則輕而易舉以各里之人賠各里之荒納各里
之糧足各里之額以急公之心完公家之事民情輿論義
出由衷但各季縣欠固屬繁項而二十季係分季帶徵更
不可緩合無先令其急公餘則挨季次第輸納鼓其向義
之心舒其向義之力似無不輸將恐後者但未請 憲裁
不敢擅專敢此繪情詳請伏乞 憲臺俯念荒糧缺額恩
賜轉詳請允則國課足而上下考成濟矣蒙
本府正堂加三級曹 批該縣逋欠錢糧據詳紳衿糧里

情願協納具見急公義舉亦由該縣實心愛民有以鼓
動之也仰候轉詳 藩憲批行繳又蒙
布政使司傳 批據詳各季裁扣銀兩俱係逃亾人戶逋
欠之數着追無人今闔縣紳衿士庶有好義之美情願
代爲輸納具見該縣急公才猷洵可嘉尙仰候轉詳
撫憲示行繳

前事

查得各季積欠裁扣銀兩因向遭兵亂沿山一帶人逃地
弃簿欠有數追比無人 卑職自本季六月十二日到任以
來日奉 憲檄嚴催黠金乏術惟靜候處分而已前據闔
邑紳衿糧里咸願各照現在活糧均擡以足荒額夫亦念
此項之追徵無着故羣然舉此急公之心原非強之而然
也故據呈詳 憲今蒙行取紳衿里民情願賠納甘結而
紳衿糧里悉稱是本邑之荒糧義應本邑熟糧賠納復具
呈結到縣 卑職因累季荒欠積至四千餘兩除本縣支給

外尙欠應解銀一千八百餘兩雖屬急公念切恐民力有限故前詳內有先令完二十季之請以副分季帶徵之限鼓其義以緩其力則荒欠完而公事竣法或莫有善於此者矣今將紳衿里民情願賠納甘結呈上伏乞 憲裁蒙署府事糧捕廳加三級韓 詳

布政使司傳 轉詳

巡撫陝西都察院圖 批據詳已悉此繳

明正經承冊悞事

查得二十一年未完錢糧奏銷冊報未完經雜裁扣并孤貧布花裁扣共銀八百五兩零除奏銷後奉復各官俸薪銀四十兩零除朱令優欺銀八十六兩零已在

題明本旗追補續解經費各役裁扣銀一百七十七兩零止該未完銀五百兩零原報雜支存留未完銀一百一十八兩零除奏銷後解損夫新墾銀七兩零解舉人坊價銀八錢零解半畱紙劄銀二兩零解夫馬小建銀三兩零支歲貢盤纏銀七兩零支舉人盤纏銀十九兩零實仍未完

銀七十七兩零其東河橋募夫一項雖係雜支額款但自康熙十五季起奉裁充餉已屬裁扣之數不屬存留之數二十二季八月解東河橋募夫銀三十三兩零自應於裁扣項下刪欠不應於雜支存留項下刪欠者也乃經承銘謬二十三季報冊將此宗解銀悞在雜支之內刪去以致雜支項下少未完銀三十三兩零而裁扣項下多未完銀三十三兩零前令未嘗細查舛錯到今卑職查得雜支項下冊落未完銀四十三兩零而協濟鳳翔縣排夫已該解銀五十八兩零矣加以夫馬工料與歲貢未支盤纏實與

前冊大相徑庭

卑職

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詳請

憲

臺夏正未蒙批示

卑職

不敢再詳今當舊欠報完之時誠

有不得不仰乞

憲慈者二十一季欠銀

卑職

已行徵完

另文起解若照前冊解銀則鳳翔縣排夫少銀三十三兩零與額設之數不符若照原額起解而裁扣項下所多三十三兩零無銀可解卑職若行賠解又與前冊雜支未完四十三兩零之數不合查東河橋募夫自康熙十五季起二十一季止俱在裁扣之內統解未嘗另解合無仰乞憲仁或將前解募夫銀數批示准抵排夫銀數或將募夫

之批賜換排夫之批則裁扣雜支俱皆照合前冊不煩更
正而錢糧以清總之銀數絲毫無差刪欠實係錯悞是在
憲臺一轉移間而么膺小吏與無知下役均戴洪恩於不
朽矣蒙

布政使司穆 批查該縣從無多解銀兩仰將排夫額銀

照數速解以抵裁扣款項繳

前事

覆查得康熙二十一年分卑縣原無多解銀兩祇因東河
橋募夫銀三十三兩六錢零自康熙十五年奉裁充餉之
後節季俱在裁扣內解報故奏銷冊報未完亦在裁扣項
下嗣於二十二年八月內解東河橋募夫銀三十三兩六
錢六分零應於裁扣未完刪去乃新募經承不諳款項謬
將此股在於雜支未完項下刪去所以裁扣內多銀三十
三兩六錢零而雜支內少銀三十三兩六錢零也今排夫
奉 憲批照數起解卑職敢不祇遵但查未完排夫并裁

扣銀兩業於未奉卑職憲示之先卑職因錢糧關係考成已將排夫銀項解二十五兩二錢零并前解募夫銀三十三兩六錢零以抵排夫之數而裁扣仍照未完達部之數解銀五百兩二錢零俱已徵解通完赴憲案交納訖相應懇請憲臺俯將前解募夫銀兩准抵排夫款項庶兩額符合而錢糧不致錯繆矣蒙布政使司穆批該縣裁銀既經通完仰將前解募夫銀三十三兩零准抵排夫項款繳

酌撥康熙二十八年等事

查得本縣駐防兵馬本季滿估應支米麥二百四十二石七斗零莞豆三十七石三斗零艸二千四百九十二束而本縣額徵所糧二百八十二石七斗零之內止有莞豆一十四石八斗零艸無徵故不敷豆艸節季在兵餉內派買二十八季豆艸卑職照例業於季前具文請示蒙轉詳藩憲批允在案嗣奉憲查以部文撥餉不許擅動別項錢糧飭令儘數供支毋論米長豆短卑職以業蒙藩憲批詳恐有違悖碍難奏銷復請憲轉詳蒙藩憲批

查米麥抵豆是否妥便仰再從長確議等因批行到縣
卑
職再四籌維以米麥抵豆於民似屬妥便但防兵需豆未
能以米麥飼馬則未必宜以米麥抵支是便於民而不便
於兵也惟有改徵色樣一着兵民兩便似屬可行查鳳翔
所糧由單全書所載但云每畝徵米麥豆五升九合却無
米麥豆各若干之數又查康熙五六年間司印赤曆冊俱
係米三豆七徵收是米原少而豆原多也訊之旗甲有識
者俱稱歸併州縣之始原是如此後因漢兵不用豆變通
改徵所以豆少據此則是色樣原無一定因馬匹之多寡

而為米豆之通變已屢經改更矣合無仰請轉詳將所糧
二百八十二石零之內徵豆三十七石三斗八升其餘米
麥均徵期足兵馬支給向下剩糧二石聽候下季估支永
為成例至於草束仍照舊派買一轉移間在民可無餘糧
運省之勞在倉亦免陳腐相困之慮又不必動銀買豆官
民兵馬俱為妥便但事屬改徵非奉明示下吏不敢擅專
也蒙

本府正堂王 批仰候轉詳繳

詳請修理墩台事 復本府條議

查得鄆邑負河襟山河以南東隣盤屋西接岐審河以北
西界岐山北連扶岐卑縣細加踏勘河南雖逼近南山原
屬僻壤且山峻插天無徑可入惟斜峪關為古來入漢之
道今則樹木叢雜道途險隘人行蠲少不過本縣居民及
外縣客人入山取木而已竝非盜賊出沒之路其自西以
東山水下冲有教坊清湫湯峪諸河六七處中皆水石艱
於馳驅惟防宵小不虞大盜第於青萼鎮接盤石頭河隣
岐之處設墩防守足矣其餘嚴行保甲自可無患惟河北

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依稀可見「二百八十二」等字樣。

密邇岐扶岐扶孔道且坦途也爲巨商大賈往來之區卽
爲響馬大盜潛迹之地賊人行劫得手恐官兵追躡不敢
遽走大道必由小路潛遁越下塬一步卽爲鄆地苟岐扶
防嚴卑縣方可藉以安枕如其不然則防患未萌自不可
少矣上季高月等行劫岐山馬尾溝遂從胡家寺走下塬
渡河卑職親率兵快設法擒拿七賊全獲乃爲賊所恨遂
謊供在卑職地方養馬三日此其明徵也今查得汶家灘
杜家邨塬上堡郭何堡四處俱屬要地原有墩台季久坍塌
頽今卽令整理向用民力自衛相應照舊蓋用兵防守固

可以壯聲勢但鄆邑原設防兵無多今墩台更以兵守必
額另請而外來之兵文官旣不能統轄武官又難於鈐束
使之與民共處其間騷擾瀆亂無有抵極矧各鎮營兵分
防已定不便輕議誠有如憲臺所云者不若仍以民自
衛之爲便惟有嚴着地方輪班看守晝則瞭望夜則巡邏
時加稽查勿令偷惰而已其一帶空廟如馬家堡之菩薩
廟胡家寺之孃孃廟香塢寺之土地廟應令拆移墩塹旣
可蠲姦宄之潛藏更足蔽守防之風雨實一舉而兩得材
料不煩別購所費人工地方官紳相助成之可以不必累

民無煩 憲臺之鯁鯁過慮也荒破空瑤現今逐一填塞
外再查河南往來岐審以及東歷盤厓止有一路更無旁
道惟北塬一帶出入扶岐道路雖雜皆居民上塬畊牧之
區斷不能令之舍近就遠難以阻塞第令扶岐防嚴則鄒
邑自屬內地又可無庸阻塞矣奉

本府正堂王 批細閱條議足見該縣經濟仰候 督院

批示繳

乞賜罷職事

看得荔震等皆上季 前道考進之新生也昨穉七月送
學後該學教諭白王綸赴賓興之典而 卑職 亦於是月奉
調入簾穉丁一舉司祀事者惟訓導文心傳據呈諸生丁
祭不到該學票喚而荔必蘭等口出惡言果爾不惟干犯
黷規抑且辱官之罪莫追矣蒙批到職當堂訊審穉丁未
到之故其以新進首名入闈者則豆廷蔚也赴錄遺之試
者則荔震屈立張有良也河水泛漲欲赴未能者師模也
抱病難前者張達德楊言也該訓導以規繩之此自爲師

之道使諸生以實情回覆亦無不相諒之理乃門斗登門
不得覲面而爲之父兄者又不能婉言周旋致與嚷鬧此
鄉愚不識理義事有或然若謂惡言辱官無論諸犯堅稱
未敢卽詢之門斗高義等亦謂無是但啣命而來者奉何
人之差律以敬主及使之義謂非獲罪師門不可也至於
張有良季方舞勺一孺子耳伊父世衛情性暴戾在署前
與門斗爭嚷實與其兒無涉卽談訓導自供有良並無在
學放肆之處又謂不意革黜於心甚是不安藹然仁者之
言也可以恕此孺子矣總之諸生新進不諳弟子之禮在

談訓導當日以忿激之衷不無稍甚其辭而今日諸生叩
首門牆依然師弟之誼談訓導已色愉氣懌謂師道之尊
既伸卽二三子之過可宥矣

舉職

一面率領諸生至學官

負荆外其張有良審係無辜仰丐矜復以副 憲臺造就
小子至意張世衛雖無辱官不應在署前肆言無忌應薄
責以懲狂暴者也蒙

提督陝西學道許 批張有良如詳准復衣頂繳

請復進學府額事
看得府學新生例由各屬考取撥入跡州縣之大小為名
數之多寡鄙屬中學雖不及鳳審大邑然與岐扶亦不甚
相縣舊例於本學十二名之外多取一二人撥入府學後
或因童生赴考者少致撥府之額偶缺遂相沿為例竟成
曠典今鄙地文風漸起童生日多又遇 憲臺鑒拔孤寒
正千載一時之會此諸生所以有援例之請也合無仰懇
憲臺俯查順治季間原案以復鄙邑撥府舊額豈惟鄙童
永戴弘恩即 卑職亦感造就於不朽矣蒙

請復進學府額事

看得府學新生例由各屬考取撥入跡州縣之大小為名
數之多寡鄙屬中學雖不及鳳審大邑然與岐扶亦不甚
相縣舊例於本學十二名之外多取一二人撥入府學後
或因童生赴考者少致撥府之額偶缺遂相沿為例竟成
曠典今鄙地文風漸起童生日多又遇 憲臺鑒拔孤寒
正千載一時之會此諸生所以有援例之請也合無仰懇
憲臺俯查順治季間原案以復鄙邑撥府舊額豈惟鄙童
永戴弘恩即 卑職亦感造就於不朽矣蒙

提督陝西學道張 批仰候查例核奪繳

查得該生張... 批仰候查例核奪繳

大火疆盜得財傷主事

查趙逢奇係扶邑人民隨移關太後未准關送人犯前來
但告辭雖有大火疆盜字樣查訊悉屬子虛而東方未明
之時入堡搶人訊之隣証確有實供扶鄘雖接壤然亦各
有界限今無票無關如此肆橫甚干法紀伏乞 憲臺親
提扶鄘兩造究訊糾搶情節則法紀肅而地方靖矣蒙
本府正堂王 批仰將疆姓當日遷鄘緣由查明詳報繳

不欠而今欠則從前又是誰納且紅簿印冊官民焉之以
為徵信豈得任意更張忽而疆見又忽而疆行耶卑職研
訊再四僉謂扶民有疆國榮者原屬聯宗往來國榮在逃
而以世居鄒民毫無扶糧之疆見等李代桃僵因其懦可
啖必欲得之而後快黑夜糾黨肆行刁搶入於扶邑固圍
今疆見所供欠扶糧二十四兩皆筮楚之下何求不得之
辭也昨奉 憲檄開摠扶風詳文內云催糧遂指為盜則
人人自危誣盜可以閃糧則效尤日眾等語卑職正以為
黑夜非催糧之時催糧亦何須統黨此固人人可危指催

糧而捨人陷人完無地之糧上下相蒙正恐效尤日眾扶
鄒各有界限如此肆橫無官無法是為可危耳總之此一
案也言辭覩縷皆費 憲心卑職冒昧敢以兩言瀆陳疆
見實無絲粒扶糧捨人實係統黨昏黑其間情節仰乞
憲臺離照之下斬邪扶懦則地方幸甚蒙

本府正堂王 批趙逢奇隔屬捨人糾黨黑夜殊屬不法
扶風縣不察因由妄行詳報除另行申飭外仰縣押令
強姓歸農不得再瀆繳

遵照來文事理即便關會整屋縣於七月十八日公同在
 於整鄘交界秉公會審據整民供稱韋谷渠在崖上渠東
 是整屋地方伊等趕集雙日蠶脈滅鎮等語又據鄘民供
 稱崖上是鄘地崖下是整地各土各集兩無關涉等語隨
 與程令公同勘驗崖下原立有碑係整屋縣界字樣則崖
 上屬鄘不問自明整民在整境鄘民在鄘境各立集場貿
 易辦稅兩不相關祇因相去不遠兩邑之民利心太熱遂
 致連季結訟今奉 憲批會審而兩邑之民竟無讓畔之

蠶脈滅鎮事 復西安府

遵照來文事理即便關會整屋縣於七月十八日公同在
 於整鄘交界秉公會審據整民供稱韋谷渠在崖上渠東
 是整屋地方伊等趕集雙日蠶脈滅鎮等語又據鄘民供
 稱崖上是鄘地崖下是整地各土各集兩無關涉等語隨
 與程令公同勘驗崖下原立有碑係整屋縣界字樣則崖
 上屬鄘不問自明整民在整境鄘民在鄘境各立集場貿
 易辦稅兩不相關祇因相去不遠兩邑之民利心太熱遂
 致連季結訟今奉 憲批會審而兩邑之民竟無讓畔之

義則知葛藤之難斷除將會審情由整令徑詳外所有鄧民一千人犯申解 憲臺聽候裁奪蒙

西安府正堂董 批仰候轉詳 督撫兩部院批示繳

隨派巡檢事 對西安府

冰雹損傷事

看得汧陽縣冰雹裁傷情形確實 卑職奉委踏勘見被裁處所豆麥俱無汧令據以上陳自屬牧民者職所當然但汧民於愁苦迫切之中轉為望龜待活之計急欲畊犁傷地播種龜禾不願留為有待以希

題請環馬首而陳情者紛紛既屬輿情所在似可無庸具結惟 憲臺飭行汧令稍緩徵輸撫卹諸民蚤種龜禾亦足以大慰民情矣蒙

撫院加二級薩 批據詳已悉繳

虎噬枉恣悖 旨私徵等事
 看得清遠里二甲有蠲戶糧數石其地係節季本甲里什
 典種與人以其地租完納錢糧在管差絲之時租不足課
 不無賠費值今賦簡之際租銀少贏或有餘利是則利與
 害本甲均任之也今奉
 上諭蠲免本季錢糧在地戶以地非己業應償地租不得不
 與之里什在里什以為奉免錢糧不禁索租不冑不取之
 地戶李宐培等見二十七季什則已討其半乃率闔戶六
 門之人公議將下剩者為二十八季里長盤纏之費而李

虎噬枉恣悖 旨私徵等事
 看得清遠里二甲有蠲戶糧數石其地係節季本甲里什
 典種與人以其地租完納錢糧在管差絲之時租不足課
 不無賠費值今賦簡之際租銀少贏或有餘利是則利與
 害本甲均任之也今奉
 上諭蠲免本季錢糧在地戶以地非己業應償地租不得不
 與之里什在里什以為奉免錢糧不禁索租不冑不取之
 地戶李宐培等見二十七季什則已討其半乃率闔戶六
 門之人公議將下剩者為二十八季里長盤纏之費而李

士能等每門一人遂羣起而當里長矣始議之時李含璞等亦在其內後見其兄含敬充當里長已不得與不能分此中之惠忿忿不平此控所由來也今訊士能等咸供討有地租銀二十兩存貯李學彥處爲催納錢糧盤纏之用而含璞呈瑋以爲已入私橐爭辯不已是皆有利心焉不然何以合甲之人不告而含璞呈瑋告且含璞呈瑋又何以始議之而終告之也地租不在免例公議固是美名然與其公而有私孰若公而無爭據李宐培供納糧運卹時蠲戶無人會爲賠運則此地錢允宐六門均分以杜爭端

應令士能等將原銀二十兩聚集通甲六門之人照糧均分以酌管日爲蠲戶賠運之累以示至公可也至士能等之朋充里長含璞等之挾私告公均應責懲念值隆冬姑免以廣 憲仁未敢擅便蒙

按察使司吳 批朋充里長挾私告公李士能李含璞等均不得無罪念值嚴寒姑免餘如詳發落繳

趙佩與趙鼎趙勝趙國瑾之爭地也緣鼎祖遺糧八
 石四斗當日計產分業自有成說而分單無存已不可考
 但按所遺之糧在第二坡者三之二而在清湫者三之一
 二坡地肥清湫地瘠鼎勝同居槐茅與清湫接壤佩父春
 儒因其近也令種清湫而以鼎勝二坡之地與國瑾房應
 分者俱自行畊種趙佩忘其所自遂以二坡之地乃己分
 固有之物矣昨歲欲以此地典賣與人而國瑾之妻出而
 爭之已斷令肥瘠配勻四股均分公而且當夫復何辭乃

朋謀扛幫事

看得趙佩與趙鼎趙勝趙國瑾之爭地也緣鼎祖遺糧八
 石四斗當日計產分業自有成說而分單無存已不可考
 但按所遺之糧在第二坡者三之二而在清湫者三之一
 二坡地肥清湫地瘠鼎勝同居槐茅與清湫接壤佩父春
 儒因其近也令種清湫而以鼎勝二坡之地與國瑾房應
 分者俱自行畊種趙佩忘其所自遂以二坡之地乃己分
 固有之物矣昨歲欲以此地典賣與人而國瑾之妻出而
 爭之已斷令肥瘠配勻四股均分公而且當夫復何辭乃

佩尙曉曉有辯者則以奉蠲錢糧伊當初遠運賠累今季
之利應該已受耳訊鼎勝及証佐人等皆謂清湫地糧趙
鼎趙勝俱經遠運未累趙佩佩所多運者則趙國瑾之糧
耳及訊國瑾則謂呱呱時伊母子係佩父春儒賣與張天
福得銀十八兩而趙名儒等亦謂實有其事夫既賣其身
又種其地佩父而在何解於罪乃尙藉遠運之辭欲吞國
瑾之地耶今族里人等請以二坡今歲地錢以三分之一
與佩而以其餘三股均分此猶厚於佩而薄於瑾也念其
赤貧無賴姑如衆請其地卽照數均分毋再嗷嗷自取罪

戾蒙

本府正堂王 批始如詳繳

霸種屯田隱漏國稅事

看得田國吉之告王文也據伊所供止爭二畝之地乃二畝之中其一畝係伊兄田國祥典與王文地八畝文照舊坵畊種不知多寡昨歲已經撥還認過藝利銀伍錢則所爭不過一畝耳夫一畝之地乃遂張大其辭而云侵佔伊地三段四十五畝其刁譎請張爲何等也就其所爭一畝而言訊以原契無有訊以四至坵段無有而王文出其原契及四至坵段單鑿鑿有據是所爭此一畝者又屬莫須有之說矣及卑職復畝親丈而兩造之地俱不足原數細

訊其故皆云古又小而今又大以今又量古畝每畝止得
九分有餘其說似爲可信王文買賀冲軍地八十五畝今
丈八十一畝五分每畝折今又九分六釐國基原買宮朝
林軍地三十五畝今丈三十四畝一分每畝折今又九分
七釐五毫以彼較此是國基之地尙浮於文地矣據稱王
文地內一段丈比原數多一畝卽係佔伊之數然閱其四
至東原至路非至宮朝林也古路旣無變遷四至又不相
連至以內何得忽有伊地且王文別段有少畝餘者有少
二畝餘者又將誰地以益之耶揆其情節國基不難以少

告多何難以無造有總因文姪王定舊季被其恐嚇撥與
伊地三分得隴思蜀不厭不休耳理應照誣告律究擬姑
念無知請 憲示責以儆刁誣可也蒙

本府正堂王 批田國吉着責四十板繳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盜賣婚姻事

看得崔全之妻任氏乃已故任自重親妹也先季自重叔
孀雙亡遺女僅有數齡自重若念叔姪之義應將其女自
行撫養待長擇配為是乃利令智昏得崔全之銀六兩許
與全弟為婚彼時即令全妻任氏領去此小人之見以為
既可得銀又可免其撫養耳曾不計全弟乃一瘡癩之人
隻字不吐而冒昧為之也其女在崔門已十載有餘尚未
成婚今春為女舅汶照接去轉屢而至任家自重乃背前
盟將女嫁與張繁真得銀十兩六月二十二日崔全以豪

惡仗勢盜賣婚姻事告二十三日任自重以混賴誣婚返
害事訴二十四日而自重死使果許婚是假受財無據何
難對質公庭而乃自經溝瀆張絜真又復攜婦遠颺致難
訊質者越月卑職坐落媒人馮振海於本月初一日方得
絜真到案正在喚訊間而崔全于氏兩行控憲蒙批到職
庭訊之下據于氏與任玉混稱當日原係借銀又謂其女
與任氏作伴夫借銀豈無中保還銀豈不同人女子豈堪
爲人作伴作伴豈可十季之久其爲窮理屈不辯而自
明者也至於杜明當日之交銀言之鑿鑿卽顧應龍始而

支吾其說繼而情見乎辭卒不能諱其結親之實則悔盟
轉嫁情事確真于氏凌逼之訴自屬贅辭訊之于証張文
耀但謂崔癩子扯自重幾把再無別人癩子不得妻道路
相逢厮扯自是常情亦何威逼之有照律擬斷此女應歸
前夫但絜真成婚已經兩月碎壁難完崔全之弟瘖瘖不
能言彊令其合必不和諧且慮有性命之虞反重崔全之
害自重已死無可追求合於絜真名下倍追財禮銀十二
兩給與全弟另聘崔全亦俯首無言矣至於絜真攜女遠
遁與爲媒之馮振海串叫之汶照分別責懲可也蒙

按察使司吳 批如詳發落繳

轉賣婚姻事

審看得張顯乃扶風人也有伊後父帶來子王良棟者與顯該屬兄弟因居扶風之齊家甫顯有己弟名張榮季又少於棟以兄事之有定分矣康熙二十一年間景少槐閭候買牛河北張顯為居停主人飲酒之餘免為第二兄弟說親夫曰第二則非張榮也明矣景閭二人遂以執柯自任為說合於本縣衛民葉文舉之養女即李茂之生女也原議聘禮八兩先送六兩嫁時找足孰知張顯小人也良棟以六兩之資付與送聘而竟除其二文舉不知景閭亦

不知也次季復索二數於張顯顯令向良棟要良棟遂以原數六兩告之屢索未與其爲良棟之親而非張榮也又明矣良棟物故葉文舉始嫁女於毛文萼而張顯遂以轉賣婚姻事控且隱良棟之名而渾言之曰弟希爲張榮地也其爲張榮地者希索原聘財也庭訊之時猶堅稱爲張榮定聘及研質再四方始吐實則曰良棟故後曾有續親之說而猶留爲折辯之地曰張榮曾與景少槐銀二兩嚴審景少槐則張顯挽之而文舉不允益無分毫之銀訊之伊証郭暹亦茫無的據夫續親豈無定議與銀豈不同人

其爲荒唐不辯自明文舉婿歿而女嫁又何轉賣之有耶總之張顯小人之尤不過欲索原聘俗張榮以遂己私耳秦俗有男歿退半之例良棟已無親屬而棺衾出自張顯文舉或亦未能恣然應令文舉退禮銀二兩與顯以杜葛藤在律雖無而從俗或可也蒙

本府正堂王 批仰着葉文舉名下退銀二兩給張顯爲王良棟殯葬之資取具領狀繳

蠶伯縱甥吞產陷幽事

看得繼嗣頭立宗親以律言之固未有舍姪而從甥者也
但異姓不得承祧而孤子亦不得爲人後蔣泐雖屬姪行
而其兄已賣身旗下杳然無跡今以蔣泐繼爾本而泐父
又將以誰繼之當日經歷司之審詳止知姪當繼叔而不
知蔣泐固孤子也前奉憲行令約族人等如詳分立去
後迄無成說今族人爭執於庭而爾智且願逐甥削髮亦
可憫矣查蔣姓原無多人半已繼嗣其幸存者又皆孤身
難爲人後惟蔣樂有三子而昭穆不合且當日亦係異姓

入繼之人卑職為求其嗣而不得豈非天定之耶按律不許乞養異姓者恐亂宗也若不更名不繼嗣律原不禁而條例亦有義男女壻為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為依倚之文合無仍令賈培止從原姓奉養爾智祭奠爾本以報養育之恩異日爾智亡故將產業半給賈培半分蔣姓諸姪則俱無爭競矣蔣法不得忘己親以為他人後族議所謂與地十畝銀三兩者憐其貧周之可也蒙
本府正堂王 批照詳發落繳

逆子殺弟事

欽案

看得張福壽岳氏之次子也鹵莽無倫於本年六月初七日在外飲酒而歸嗔其母岳氏不即與飯頓起愚性推母於地而打一拳岳氏聲起伊弟增壽從外入責而詈之宐也福壽不自悔辜反與增壽毆又暗帶小刀扎中增壽胸膛以致當時殞命蓋合毆母與殺弟兩辜而一時俱犯者矣隣人楊士張印申等時方在田間風歸來詢問岳氏而知其情方欲捉之而福壽已身立房屋之上人不敢近伺其下屋墜熟至二更時伊兄張文世與隣人方得而縛之

次日首報到縣卑職審錄口供查獲打折刀尖通報今蒙
批審當堂覆訊岳氏并長子張文世供吐鑿鑿再鞠福壽
乃亦自認不諱按律有故殺親弟之條但事因索飯打母
而起應否照毆母論辜卑職未敢擅專統候 憲臺審轉
蒙

本府正堂王 批張福壽應從重律擬報繳

前事

覆看得張福壽毆母殺弟一時而犯兩辜者也福壽蠢爾
無倫之徒沽飲酩酊之後歸家索飯喚其母岳氏應以無
有輒敢肆其兇暴推母於地而拳打之反忿伊弟增壽理
責遂與相毆暗將小刀插中增壽胸膛以致登時殞命伊
母岳氏伊兄張文世供吐甚確福壽亦不能自諱張福壽
除殺弟輕辜不議外合依毆母之條照律擬斬庶足以儆
兇逆而振倫紀矣

圖財殺命事

附關移

看得已歿崔三英與李逢時之妻梁氏以甥舅至親而有
 狐綏之行前五月二十九日據鄉練張秋等具首崔三英
 自刎於李逢時家內卑職即驗明傷痕嚴訊梁氏及崔彥
 龍等所供蓋三英與梁氏和久情濃難於斷絕因彥龍屢
 遣其行欲留不得欲去不捨而自殘其生者也嗣據崔三
 奉有圖財殺歿之控仍弔取件作全原告相驗抹刀與痕
 前後相同因係他邑人民恐有公私之嫌特赴城隍廟矢
 神而訊各犯確供三英自刎情真並無帶銀買糧情由三

此處為另一頁的正文，文字因模糊而難以辨認，但可見其為多欄式書寫。

奉所告俱屬子虛因其堅稱梁氏不係甥女旋錄口供移送興平縣對查崔興平縣回稱審訊梁氏崔彥龍口供一相同梁氏係崔三奉親姊所生女兒毋容狡辯等情前來三奉情虛半途而回不赴縣結而上控蒙 憲批審各供與前無異雖梁氏物故歷審口供與鄒兩縣在案且三英抹刀之後當下未卽身歿擡扶上炕之張懷玉可鞫也三英起發不行與梁氏之不斃三英行彥龍言之鑿鑿也三英來於二月並非五月自來之後未出堡門寸步隣右堡頭人等歷歷可詢也崔三奉不自咎其弟之非乃架圖

財殺命爲辭欲以居奇尙得謂之有人心乎庭訊時猶倚恃隔屬橫肆狡辯刁頑萬狀非 憲臺震霆之下未足以懲刁也蒙

按察使司吳 批崔三奉陳告不實發興平縣重責四十板枷號三箇月繳

圖財殺命事

李逢時夫婦與已故崔三英皆貴治人民也於二月間相偕來鄆因伊族叔崔彥龍居鄆家堡有季而往依焉彥龍爲之賃房遂居堡內斗大一室三人共處兩炕相對畧無內外其昧於別嫌防微者非一日矣彥龍遣發不行婦人輒加畱戀至彥龍爲之備乾糧決日期遂於二十九日黎明時持麪刀自刎甚矣情之難斷也梁氏辱罵之供自屬飭詞彥龍日久日淡之言含蓄不露詳加訊問而梁氏乃和盤托出蓋在興平時已嘖有煩言矣三英自非人類歟

不足卹但據崔三奉詞稱三英帶銀七十兩糴麥訊之崔
彥龍俱屬子虛至謂婦人非其甥女而婦人堅稱親母外
婆現存非移送質明不便懸斷合關資縣煩將梁氏之母
并其外祖母同換養劉姓之人對質是否甥女希賜見覆

黃夜殺傷等事

看得李培夫婦被傷之時事屬黑夜兩人俱在睡鄉中其
夜伊子李海壽與蔡顯廷王世才子王小禮三人同炕而
睡雖與李培隔房而相去不遠乃竟寂無聞知及痛醒而
噉其子亦弗覺也顯廷聞噉蹴醒之海壽開門則房門倒
扣李培開而出之點燈照看始見兩人被傷揆此情形已
屬神鬼莫測顯廷與小禮噉堡頭楊春茂至看跡半响而
李培夫婦乃有王世才挾仇來砍之語至研訊王世才則
云是夜酒醉吐酒並未出門兩番嚴訊終無異辭堡頭人

等又無確見確聞雖據李培堅執爲世才淘井之故而殊
無証據事屬黑夜見証無人似難懸擬李培夫婦今已二
十餘日傷口漸平幸無他故相應統候 憲臺或令堡頭
人等再加訪實報明或蒙別賜定奪 卑職 不敢擅專者也
蒙

本府正堂王 批仰再加嚴審詳奪

前事

看得李培夫婦被傷於前月二十五日黑夜隨委捕衙查
看伊家前後牆壁竝無踪跡可尋李培堅稱霧月影下看
是王世才因以羊皮挾私洩忿庭訊之下王世才堅供竝
無此事再詢堡隣楊春茂等供是夜約有三更時分與李
海壽同睡之王世才子王小禮并蔡廷顯叫門比趨往眎
見培之夫婦被砍堡隣人等卽拘世才到縣兩番研訊堅
供是夜吐酒竝無出門有司光禮可據至司光禮亦供聽
有吐酒之聲 卑職 查此案事在黑夜見証無人似難懸定

相應統候 憲臺或暫為註銷案候察訪或蒙別賜定奪
祈批示遵行蒙

本府正堂王 批事屬黑夜見証無人且李培夫婦傷口
既平無庸案候着徑行註銷繳

人人土豪假勢賴命磕殺事

看得朱運達先季有運糧漢中之役董明德與李勳子承
攬背脚以身求利原非無為而然其生還耶命也即不奉
而歿於路亦命也彼時李勳與董明德同伴偕回明德為
虎所傷此前生孽耳於運達何尤伊父董育當季即欲告
狀時有張廷張良壁者為之處和曾與以養老銀五兩寫
立私約永無再言迄今已十餘季矣乃於三月間董瓜子
有乞救人踪之控詞內止云伊兄與朱五傭工不見踪跡
總不提及當季背脚漢中一字 卑職以為近日事也故批

行捕衙審問情節殊不直之因張廷司傑等具遞和息據
息呈覆在案今朱運達以土豪假勢等事控 憲蒙批到
職遵行拘訊據各犯所供則朱運達費銀三兩孝布二疋
是實其在張文玉之一兩八錢則與明德之子董紹紹不
受而明友受之也其在張廷之一兩一錢零始則張廷不
無利心後爲明友所囑乃與明友而明友又受之也及訊
明友則曰我欲其尋兄之骸骨也夫果欲求其兄之骸骨
何以得銀便休試問當運漢運川時死者不知凡幾焉得
人人骸骨而還之况伊父當日得銀五兩永無再言尙有

遺紙在耶爲張廷者若無利心卽當正言以折之乃向旣
處銀於其父今又處銀於其弟且一兩一錢之銀遲遲而
後與明友謂非左右其間其誰信之豈乎朱運達之控也
相應於董明友名下追出原銀三兩令朱運達招明德之
魂而葬之以杜葛藤其張廷之多事與明友之僭端勒財
均應責懲仍請 憲臺批示立案嗣後如再以骸骨爲辭
希圖控訴者則竟坐以僭端圖賴之辜庶刁風可杜也蒙
本府正堂王 批張廷董明友各責二十板如再僭端圖
賴仰照誣告律反坐繳

姦女有孕事

看得張增之女張氏淫而刁者也幼歸達開太三子崇善
為妻雖已十季而崇善常外出其後一往且閱五季不歸
音問杳如死生未定未免人可盡夫矣張增思欲嫁之而
猶恐其壻之歸來其姑亦願遣之而不厭伊父之谿壑李
士君昨歲為鄭姓說合張增多索追往錢以致不諧士君
供之鑿鑿也因之兩家不和各有芥蒂增女在姑家之日
少而在母家之日多持身不律厥有聲聞牆茨固難盡指
而劉三何則其彰明較著也三何以光身漢學做香於張

增家閱有季所出入無常不分內外已犯家門不肅之愆
又復夙有謫言欲令何爲嗣且欲其與達門通說招此女
爲壻此皆言動不慎以致怨女曠夫咸起私卯而鵲橋暗
渡匪伊朝夕矣張增不能深察乃聽其女之嫁禍而遊方
爲醫汪大服者又從而唆之乃以伊伯達起青強姦爲辭
冀掩其閨門之不謹且以爲是狀一告可以箝達之口而
令其女脫離於達氏之門矣噫此真愚民之見也蒙批到
職拘攝汪大服已遠颺無踪追其原銀則花費無有姑毋
論歸省甚暫豈遽有行姦之便婆媳同炕非可行姦之所

父病且歿非忍心行姦之時天下豈有三手六臂能縛其
手掩其口脫其衣而毫無聲息翁姑不覺者耶又豈有彊
姦成孕遲至半季餘而後告者耶又豈有買囑銀錢當時
不首不持原物以爲據者耶訊折至此增輒叩頭而其女
亦語塞及眎三何面如土色隔別研究盡得真情劉三何
應照律折責姦婦應聽夫家去留但伊夫生歿未測回家
無期似不宜留此禍水或令伊父擇主羅氏愛財應俟
憲裁張增誣告不實本應反坐姑念愚民不諳條律且係
汪大服唆誘非盡出本心重責三十示懲是在 憲臺汰

外之仁汪大服應俟緝獲重究卑職未敢擅便蒙

本府正堂王 批張氏着另嫁餘照詳發落繳

三府正堂王 批張氏着另嫁餘照詳發落繳
三府正堂王 批張氏着另嫁餘照詳發落繳
三府正堂王 批張氏着另嫁餘照詳發落繳
三府正堂王 批張氏着另嫁餘照詳發落繳
三府正堂王 批張氏着另嫁餘照詳發落繳
三府正堂王 批張氏着另嫁餘照詳發落繳
三府正堂王 批張氏着另嫁餘照詳發落繳
三府正堂王 批張氏着另嫁餘照詳發落繳
三府正堂王 批張氏着另嫁餘照詳發落繳
三府正堂王 批張氏着另嫁餘照詳發落繳

土豪欺良假主毒打事

看得張寧之父張恩幼季會投身於張梅之館張俊譽事
固非假也然令彼身不贖文約猶存則執寧而責以主僕
之分誰曰不宐乃恩母再嫁於張文玉文玉爲之贖身先
後費銀十餘兩已爲文玉之養子而非俊譽之家人矣厥
後文玉爲恩娶妻而始生張寧寧實生於文玉之家而非
生於俊譽之家即使張恩不歿縱有故主之情已難以舊
僕責之而况於張寧而况於贖身之時恩猶未娶寧猶未
生也張梅張紹忿寧新節不爲伊父永譽叩頭而以數十

季前伊伯手內贖身之人之子而執而撻之曰爾父爲我家僕爾爲我世世家人也有是理乎張寧控 憲蒙批到職前後事情張化霧言之鑿鑿張梅復不能出其投身文約以爲左券則當日贖身之時文約已毀無可疑者但據張寧告稱扯落髮辨詢之衆証皆云採打是真張梅亦不自諱無解於兇暴之臯也姑念衆人籲息寬其律擬張梅張紹各罰磚一千助修城樓張寧准與執照以杜後患蒙本府正堂王 批如詳發落繳

籲天剪黨靖盜安民事

看得鄉間愚民不知防患未萌以坐墩守夜爲苦所輪丁夫徃徃失悞情事有然鄉練堡頭身任地方之責不能勤慎於事先每致紛紜於事後非但一張鼎太也十月初一日古城墩夫無人爲巡路快手段義見知堡頭張鼎太恐爲官所查乃不責問失悞之馬化奇而沿街叫詈馬扶振見其嫚罵不堪名爲勸說實則厭惡以致言語相加遂成怨恨捕衙於十三日票查張鼎太於十五日具首又不首失悞之馬化奇等而首角口之馬扶振被衙責懲而鼎太

怨恨益甚矣今審賭博原是虛詞爭鬪自是實事但馬扶振既係不應坐墩之人鼎太叫罵扶振何必與較且致以老拳相加所應薄責鼎太陳告不實本應反坐姑念愚民從寬責懲至於馬化奇等抗不坐墩行衙嚴飭可也蒙本府正堂王批如詳發落繳

諭天德無諱盜吏吳事

